

- 劉斐玟

2007 開顯 Geertz 的深描闡微：女書文本的敘說、閱讀與展演。臺灣人類學刊 5(1): 63-107。

珠珠事件的女書文本

筆者於 1992 年 11 月首度前往江永縣考察女書，因簽證問題，僅停留兩個月便離境，於翌年四月重返故地，進行為期九個月的田野研究。自 2000 年以後，又數度拜訪江永縣，進行女書以及當地農村婦女的表意文化研究。是故下面提供的數則案例，乃多次訪談並結合個人觀察與反思而得。

筆者第一次聽到〈珠珠〉這則女書故事是 1993 年 11 月，當時是由上江墟鄉浦尾村（今改為普美村）的寶珍（1910~1997）老太太所唱誦；同年 12 月，江永縣當地一位對女書保存不遺餘力的退休幹部周碩沂（1926~2006）提供了另一個女書版本，³³ 據稱原作者是八女（1908~1986）；2000 年 10 月又分別從上江墟鄉呼家村的鳳仙（1918~2001）和白水村的熊船（生於 1917 年）老太太處取得兩個版本；2001 年 11 月道縣田廣洞村的香居（生於 1940 年）再提供另一個版本。這五個版本的採訪過程中，又以寶珍的訪談情境最為「熱鬧」，亦即有多位老太太同時參與討論，因而提供了絕佳的「展演文本」，其中將著重寶珍、箱福（生於 1925 年）和香居三位婦女在參與展演過程中的詮釋互動，特別是因為筆者對這三人的生活經歷知之頗深，故可透過她們的「參與閱讀」與「生命情境」互為文本的方式，陳述文本潛在的詮釋衝突與張力。更重要的是，香居在數年後，又提供另一版本的〈珠珠〉，隨著時間與生活經驗的變遷，她對〈珠珠〉的定位與敘說也產生變異，這變異體現了時間對文本的滲透性與形塑力，彰顯了「時間文本」的脈動與立體意涵。至於熊船，將透過她如何述說〈珠珠〉來呈現「以述為作」的旨趣。最後，則以八女的例子，說明「以作為訴」的詮釋方式。囿於篇幅，鳳仙的〈珠珠〉只做簡述，不另行深入說明。³⁴

(一) 寶珍：展演文本

第一次見到寶珍是 1993 年 11 月，她從上江墟鄉浦尾村前來銅山嶺農場河淵村探視女兒。寶珍很愛唱歌，一到村裡，聽說有位女書學者在村裡做研究，便託人介紹她認識。之後，寶珍每天下午總到筆者住處唱歌。她的「愛現」引發了本村婦女的競爭意識，所以每當寶珍進屋不久，總有幾個老太太跟進來湊熱鬧，半為觀摩、半為較量。較量的方式之一就是解釋女書歌詞的文意，以顯示其博學多聞（女書裡有不少在日常生活會話中並不常見的古語或慣用語，有些老太太只能唱，但無法講解其義）。老太太們你一言我一語，不但幫助筆者瞭解同一首女書作品可能蘊含的多面意義，也增添不少研究樂趣。寶珍就是在這種場合唱起了〈珠珠〉：

珠筆落言紙上記	記□黃家黃書堂 ³⁵
書堂所生是一女	名叫珠珠是女娘
珠珠出嫁王府上	嫁到王家王大郎
大郎本是不體面	四體不全不甘心
珠珠心頭自思想	珠珠思想白蛇精
棠下兒郎真是愛	先通後娶難脫情

一聽到「先通後娶難脫情」，老太太箱福忍不住爆笑，且露出不信的神色，寶珍為昭公信，趕忙強調：「是的，是的！」然後接著唱：

三百毫子出奇事	三千毫子在衙門
雙腳跪下法堂上	珠珠一心要講贏
捆起頭花尾又紅	書堂送到義家門
十字路上去會面	三層砲樓去會面
雲紗喚個娘	衣襟抱過是爺娘
珠珠仰起頭來看	看見一張死人床

寶珍唱完後，箱福又不以為然地冷笑了幾聲。

故事中的珠珠是上江墟鄉白水村村女。根據江永縣「衣褲結親」的傳統習俗，大多數人在襁褓之際，便已由父母許下婚約，珠珠也不例外。成親之日，珠珠赫然發現夫婿竟是個「四體不全」的癱瘓，必須經人揩起才能拜堂。珠珠心有未甘，於是要求退婚。但從歌詞內容推敲，珠珠退婚之請恐怕另有隱情，那就是珠珠早已有了意中人，即棠下村（上江墟鄉）義姓男子，³⁶ 故曰「棠下兒郎真是愛」，並以「珠珠思想白蛇精」暗示她的狐媚與不守婦道。夫家不同意離婚，女方只好告官裁決，最後法庭判定珠珠勝訴。勝訴後，珠珠「捆起頭花尾又紅」，由父親「書堂送到義家門」。根據當地風俗，女子再醮不能由娘家或由原配夫家送嫁，只能在墟場或其他地點會面迎娶，故言「十字路上去會面，三層砲樓去會面」。故事至此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看似圓滿，孰料珠珠一進義家門，竟然「看見一張死人床」。以「死人床」（即義姓男子亡妻的睡榻）來總結這樁喜慶婚禮，不無詛咒筆伐之意。原作者春秋褒貶，躍然其上。

那天在場聆聽寶珍唱歌的，除了箱福及河淵村的其他村民外，還有田廣洞村的香居（田廣洞村與河淵村隔鄰）。他們大都是第一次聽到這則故事，頗覺興味，於是展開熱烈討論。討論的重點有二：其一，「雲紗」是誰？既然是「衣襟抱過」，雲紗應當是義姓男子與前妻所生的女兒，那麼珠珠下嫁前，知道該男子是鰥夫嗎？其二，珠珠與義姓男子兩人在婚前的關係究竟如何？在解放前，江永婦女向來足不出村（除非探親訪友），珠珠既是白水村村女，如何有機會邂逅棠下村的義姓男子？關於第一點，大家意見一致，認為珠珠應不知義姓男子是鰥夫且已育有一女，所以才有「看見一張死人床」的驚嘆。至於第二點，大家都明白「先通後娶難脫情」乃暗通款曲，但解讀不同。箱福認為這句話簡直匪夷所思，難以置信。

爲了回應，寶珍不甘示弱，也以堅定非常地語氣將「先通後娶難脫情」再次覆誦，藉以表明「這首歌就是這樣唱的！」然而，就在寶珍應答的同時，只聽箱福在一旁「啊——啊——啊！」如同小孩爭吵般，強行用自己的聲音壓過對方，阻止對方發言，以示抗議或否定。此時，筆者轉向來自外村的訪客香居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看？」未料香居只丟給筆者一句話：「這是婊子歌。」寶珍見狀，爲了增加自己的權威性，進一步解釋：「這是真實的事，有好幾十年了……珠珠改嫁到棠下村後，別人就編起這歌了。」

顯然寶珍、箱福和香居三人對〈珠珠〉有不同的定位。對寶珍而言，歌她怎麼學，就怎麼唱；箱福是從根本上懷疑這首歌的真實性和合理性；香居則針對珠珠（而不是這首歌）提出批評。

• 蕭阿勤

2013 敘事分析。刊於《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(二)：質性研究法》。瞿海源、畢恆達、劉長萱、楊國樞編。頁 124-156。台北：東華書局。

■ ■ ■ 参考方块 5-1：病痛的意义与自我的重构——身体与疾病的叙事研究

Williams, Gareth (1984). 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: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. *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*, 6, 175 - 200.

一位罹患严重慢性疾病、生活受到重大打击的病人，如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不幸？怎样重新面对自己的生命？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社会学家，他对 30 位英格兰西北部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进行半结构式的录音访谈，研究他们的疾病经验。这些患者被诊断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至少都已有 5 年，年龄层涵盖 26~68 岁，女性有 19 位、男性有 11 位。他们对于自己病痛的起源，各有不同的解释方式，对于病痛带给自己生活的冲击，也各有不同的理解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以 3 位病人为例，依序分析他们各自陈述的故事。从 3 位病人如何谈论自己的生活、家庭、工作、信仰、病痛等，作者探讨他们对自己病痛起源的不同看法、面对病痛的不同方式，以及为何他们有这些差异。作者指出，受访者在回答“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”之类的问题时，大致都将这种因果的问题转化为他们个人生命传记的问题，并且从这个角度来回答。他们以“叙事的重构”方式将自己生命的各种经历加以联系、重整与诠释，重新理解自己的过去与现在，自我与家庭、工作、社会的关系，以解释自己病痛的起源。作者强调，人们的意识，包括对自己身体的意识，是受到自己生命经验形塑的。人们对病痛的叙事重构，显示道德的或宗教的，以及政治的或社会学的因素，对于我们了解病痛经验来说，非常重要。

- 顧玉玲
2008《我們：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。新北市：印刻文學生活。

從宜蘭回來，我很快接到艾維琳的電話，夜裡十一點。

她說話客氣，幾度拼錯我的名字，原來是菲律賓的母親淚眼汪汪留下我的電話，要她去查清楚，怎麼麗亞都回不了家呢？人還好嗎？

「護照辦好了，錢也拿到了，我想她很快就可以回去了。」我口是心非地安撫她。

「媽媽擔心死了，天天哭，天天打電話來催。連絡不到她，全家人都很急。」

我真希望麗亞能親耳聽見這個話。我忘不了她無以自抑的眼淚，絕望的怨懟。世界並沒有遺棄她。

「麗亞打電話給你了，但手機不通。」我謹慎地說。

「我的老闆不准我用手機。我照顧阿嬤，也要養雞、煮飯給很多人吃，沒有休假，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才能夠打電話。」艾維琳一疊聲說，簡直是滿腹委屈：「我一直很擔心她，託很多朋友白天幫我打電話問勞委會、菲辦、收容所……真的，我一直想盡辦法！」

我相信。這是銅牆鐵壁，語言不通的外國人在牆外急死了也沒用。

這一家人離散各地，像浮萍飄流，但有事的時候，千絲萬縷還是連結成網。也許麗亞意外受困於此，竟好似開啓一扇始料未及的門，蜿蜒通向她曾經一心逃離的家庭關係。

我們與桃園縣移民署專勤大隊連絡：「都兩個月多了，證件和罰款都沒問題，什麼時候可以遣返呢？」

「不一定啦。我一個人手上就有三、四十個案子，每個人都要快，我有什麼辦法？又不是只辦她一個人的。到現在，八月份捉到的都還沒送走咧！」

二〇〇七年走到盡頭，勞委會、移民署、警政署年初宣誓要捉拿一萬名逃跑外勞的績效，遠超過預期。所有的收容中心都客滿，官方得意地宣布治安成績單，滯留不得返鄉的人噤聲不得言語。

- 周平

2013 論述分析。刊於《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(二)：質性研究法》。瞿海源、畢恆達、劉長萱、楊國樞編。頁 87-123。台北：東華書局。

阿强：王大律師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把我老婆給休了……

律師：怎麼？帶綠帽了嗎？

阿强：沒有啦！她敢才怪！我是受不了跟她講話很無趣！問她話，她只會回答“是！”沒有第二句話。

律師：我建議你要考慮清楚啊！律師湊近他耳邊勸他：這年頭這種老婆已經很難找了。

阿强：是嗎？那律師您的太太會常跟您說話嗎？

律師：阿强你講到我的痛處了……我家那個長舌婦嘮叨到了什麼程度！她一天到晚，嘴就沒有閑著的時候。昨天她去海邊玩了一天，回來後你猜怎麼著？就連她的牙都晒黑了。

以上述對話作為文本，我們接下來進行有關言說主體、被言說客體、陳述行為、權力關係、文化模式、日常相應語詞的分解。

言說主體：阿强與律師（男）。兩位身為丈夫的男性在沒有女性在場的情況下，抱怨和評價妻子的話太少或太多。在這個語境中，顯然兩個男人在同性的對話關係中，性別化了女性應有的屬性。